

2010-09-08 第07版：文化广场

## 书礼传家——北海客家人的寻根坐标

——北海历史人文纪事《北海客家人》之二

作者：范翔宇 来源：北海日报

大廉山下，大廉垌中，有一座西洋近代建筑楼静静挺立在绿阴掩映之中的南山小学校园内，这就是建于1930年的南山学校旧址。这座披沥了80年岁月风尘，承载了几代人悲欢离合的旧楼房，见证了南山人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。当年，这里的父老乡亲们把祖祠的铜锣变卖了，换钱送子弟外出求学。为了报答乡亲的恩情，这位学有所成的子弟当了国民革命军团长后，和陈铭枢将军出资联名发起捐建了合浦五中（公馆中学），这位团长于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又捐资建了这座西洋近代楼房，创办了合浦八区第二小学。来到珠乡客家居住的地方，走进村场寻访客家人兴学重教的事迹，你会听到许多诸如此类的动人故事。

秉承中原客家人兴学重教的优良传统，珠乡合浦客家的兴学重教风尚在北部湾地区独领风骚，自成一景，成为珠乡客家历史文化沉淀积累中最有凝聚力的元素。

翻开珠乡客家人的族谱，里面除了记述先辈迁移创业的艰辛和英雄人物事迹之外，其中很重要的记述内容就是告诫后辈要“勤俭持家，诗书课子”。

为了鼓励后辈勤学上进，珠乡客家人还把奖学规例写进族谱中去，形成常态化的共识遵行。如某姓族谱中规定：凡族人从庠生到科举入围者，均由族中给予奖励，奖金从拾千至五拾千不等。一些大的姓氏还专门划出一定数量的“学田”作为奖学之用。从这一客家族谱记述中可知，只要族中子弟能到县一级的学校去读书，就能得到奖学金资助。而在珠乡客家聚居的村场中，民间私塾多是由族中兴办的，因此，以现在的学制而言，客家子弟是最早享受九年义务教育的。

珠乡客家人重视子弟读书教化，是为了让子弟明礼数，于家，尽子孙孝义；

于国，尽忠勇之心；于众，行德仁之义。因为，客家人从自身的流离迁徙中深刻地认识到，要维系一个家庭，一个家族，乃至一个姓氏宗族的血脉精神，就必须要有—种力量的支持，这种力量就是道德品行。这种道德品行的共识范围越广，认同程度越深，其影响规范力和凝聚力就越大。要使这种道德品行成为群体遵行的标准，除了世代相传的行为相授之外，读书就是最好的教化方式。珠乡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，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，是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。客家文化—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，另—方面又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。客家人常常以那些英雄彦才为榜样，启发教育儿孙，向功勋事业有成的前辈们学习。通过读书教化，能让子弟更多更广泛地接受社会各方面优秀的道德品行精华，从而更好促使子弟明礼数，孝悌，敬祖、勤业、礼教、守法、仁爱、勤俭、敦教，成为—个有用之材。

因此，对子弟的教化训示，往往也是珠乡客家族谱中“既定规章”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。如某族谱的“家训”中就列有“子弟当教”条：“语云：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故凡为士农工商之子，皆当随其职业已教之，切不可令其游荡无业，流入非为也。教之为学者，八岁便入乡塾，学字学书，随其资质，渐长有知识，须择端懿师友，将正经书史，严加训迪，务使变化气质，陶熔德性，他日若做秀才做官，固为良士，就是位农为工商，亦不失醇谨君子。”从以上这些朴素而又殷切的期望中，人们不难体会到，客家人对读书教化的倚重。这种倚重体现在兴学重教方面，尤为明显。如，有珠乡客家三大书院之称的廉湖书院，在发起募捐建学时，也开宗明义申明：“夫学莫大于立身，莫先于有耻。古人立身扬名可为我法于天下后世。而我未免为乡人是则可耻之大者也。故士之读书，非仅谨记诵文辞以钓名声干利禄而已，要在举圣贤所言皆通于心，而有之于身耳。”《新建廉湖社学碑》）从民国十九陈铭枢所撰的《筹备合浦县第五中学校募捐启》中，更能使人感到珠乡客家人重视子弟读书教育的急切情怀。

筹备合浦县第五中学校募捐启陈铭枢吾乡公馆圩，为合浦县东四区之中心，其西四十里至闸口，东六十里迄山口，为省道所经之干线(已完成)。北四十里为新渡，滨廉州江，过江又通省道贯合灵两县之干线。南十里为铁山，则渔盐之所凑集，而濒海矣。往年余有建筑新铁(即新渡通铁山)公路之计划，工既鳩，以款中辍。地区之辽阔，与交通之孔要如此，而居民贫窳悍朴，文风不开，封守如故，余常心焉伤之。溯自清之末叶，罢科举，兴学校，圩之文治书院，首改为文治高等小学。余与范团长德星君，初入学校受业，即自此始，尔来二十有余年矣。至于今，环该圩四区继起之小学，不下十数，而以民贫苦，距县治既远，生活过昂之故，毕业学童，无力升学。计县治省立中学，及北海县立中学两校，为各区人文所聚，而吾东四区之就学于兹者，盖百不一二睹也。各乡儿童以无由上进，放学风更形衰落，是诚大可哀矣!今年夏，范君驻军本土，目睹斯状，慨然邀集昔日同学，各姓绅董与彭校长乃程君等，议决请改文治小学校为县立第五中学，就四区增筹校款，以充经常费，再拟扩辟校址，改造旧观，充实校费图籍，重聘良师，革新学制，以备四区小学升校之需求，图挽衰弊锢塞之学风。而经费浩大，地方力穷，无以为应，因为募捐之议，囑余为之倡，余既旧游之沦寂，子弟之无教，而感范君嘉惠四区宏造青年之伟举也，故乐书该校之关系，及改中之需助，如此而为之发导。伏惟吾乡人士，暨四方君子，本同共执之怀，周菽粟水火之急，欣脱手以输囊，庶厚施于里梓，此吾乡之大幸，亦余之荣藉也夫。

民国十八年八月日合浦县陈铭枢谨撰启发起人：张杖新、陈明堂、陈德轩、林国佩、赖德辅、彭雨堂、范德星、李拂尘、陈泰英、沈以甘、陈荔倦、时松年、黄质文、林翼中、廖琴材、陈铭枢、陈玉篔、彭献廷、陈鸿材、陈介卿、廖品佳、叶灌泉、邹道溪、李五云、李耀武、李崇如、赖悦堂、陈镜如、彭少舫、陈雨田、彭珩伯、时楚香、陈光甫、张敬斋在这份募捐启联署捐款名单中，除了陈铭枢领衔，众多的乡绅、教育界人士之外，还有林翼中（民国上将）、范德星（民国中

将)、张枚新(民国少将)、黄质文(民国少将?)、林国佩(民国广东省参议长)、陈介卿(民国合浦县长)等。由此可见珠乡客家人在重学兴教,教育英才方面的共识与作为。

读书是为了让子弟知礼,知礼然后崇文重教,崇先报本、建树爱国爱乡精神。因此,书礼传家就成了珠乡客家人寻根的坐标。这里,书,是珠乡客家人教化育才的基础,礼,则是珠乡客家人行为的准则。

在珠乡客家民居的门联中,都会体现出各家各户的中原郡望。如范姓出高平、张姓出清河、颜姓琅琊、陈姓、赖姓出颍川,朱姓出沛国、李姓出陇西,王姓出太原、李姓出陇西、黄姓出江夏,杨姓出弘农、廖姓出汝南等等。虽然这些姓氏家谱的记载有牵强的成分在内,但却说明客家人从心底深处以来自中原而感到自豪,是客家人“崇正追源”、崇先报本”精神的体现,正是这种“崇正追源”、“崇先报本”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客家人中弘扬传承,把对祖先的崇拜转化为强大的内动力,从而战胜困难、光大祖业、兴旺人丁,以此作为炫耀祖德、报效祖先的最好“礼物”。这种崇先报本意识的升华就是客家人的爱国爱乡的精神,因此,珠乡客家人在能够在战胜各种艰难困苦,建设新家园的漫长岁月中,坚守中华文化的礼乐教化,弘扬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,形成独具珠乡客家特色的“礼节、礼义”。

珠乡客家人“书礼传家”中的礼节、礼义行为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急公好义。客家人讲究一个“义”字,在面对艰难困险时,以同舟共济为行动准则,讲求的都是家国天下。是以“天下为公”、精忠报国为己任,因此,近代以来,在珠乡客家人中出现了“彭元辅一函三提督”,抗英三战将”、清廉三总兵”的将领群体;以陈铭枢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群体和十九路军抗日将领群体;以大廉山革命老区为中心的革命英烈群体;以二十名珠乡客家民国将领为代表的人才群体等等,这都是行“天下为公”之义的具体表现。是“书礼传家”教化的丰硕成果。

珠乡客家人“书礼传家”中的礼节、礼义行为的另一个明显特色是守望相助。

珠乡客家人秉承“天下客家一家亲”的大同亲和理念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一方有难八方助，一人有难众手扶，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。因此，才有了以上所说的变卖祖祠铜锣助学，捐建合浦五中，以至“彭元辅一函三提督”等守望相助的群体现象。而守望相助的个体现象，古往今来更是俯拾皆是。在大廉山下的一个山村里，住着一户祖孙三代同堂的人家，但这祖孙三代并不是直系嫡亲一家人。爷爷辈是叔祖，当年这位叔祖倾尽全力积攒，去帮助生活艰难的侄子取到侄媳后，他却错过了婚娶的年龄，只能独身一人。但他无怨无悔，仍然全力帮助侄子夫妇养家育儿。至今，这位叔祖已过百岁，侄子夫妇也已作古，侄孙辈并没有因此放弃对百岁叔祖的赡养，而是将百岁叔祖接到家中生活。像这样的守望相助的感人事例，正是珠乡客家人“书礼传家”的礼节、礼义传承弘扬的具体表现。